

讀里耶秦簡札記四則*

吳方基

(梅州) 嘉應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

本文重新解讀里耶秦簡「廷主某」與「廷某曹」、「載粟」、「吏僕」、「新武陵布四道」與「別書」等含義。「廷主某」是指縣廷中某機構事務的主要負責人，「廷某曹」是指縣廷的某曹機構，兩者的所指不同。「某地『載粟』另一地」，不是指某地運載粟到另一地，而是指某地前往另一地去運載粟。「某地『輸粟』另一地」，是指某地輸送物資到另一地的意思。「吏僕」不可解釋為「趕車的人」，「趕車的人」的專門稱謂是「司御」。「吏僕」是相對於「人僕」而言的一種稱謂，本質上還是屬於「僕」的範疇，可以理解為官吏的僕人。「新武陵布四道」中的「布」是文書依次傳遞的意思，並非「公布」之義。「別書」不僅是在縣域內傳遞的一種方式，可出現於公文跨縣傳遞的過程中。

關鍵詞：「廷主某」、「廷某曹」、「載粟」、「輸粟」、「吏僕」、「布」、「別書」

*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大一統視野下秦朝『新地』治理研究」(21YJA770012)；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出土文書與秦代地方治理研究」(22FZSB014)。

Four Notes on Reading the Liye Qin Bamboo Slips

Wu fan-gji

(Meizhou) Jiayi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in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four terms found in the Liye Qin bamboo slips: “Ting Zhu Mou”, “Ting Mou Cao”, “Zai Su”, “Li Pu”, “Xin Wuling Bu Si Dao”, and “Bie Shu”. The term “Ting Zhu Mou” designates the primary individual responsible for a specific affair within the county court, whereas “Ting Mou Cao” refers to a specific department within the county court; notably, these two terms are distinct. The phrase “Zai Su”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has been misunderstood as the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between locations, but the exact meaning is rather traveling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to facilitate the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The phrase “Shu Su”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explicitly means transferring materials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Li Pu” has been misinterpreted as “a person who drives a chariot”; the exact term for that role is “Si Yu”. Instead, “Li Pu” is related to “Ren Pu”, indicating the domain of servants, and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servan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Xin Wuling Bu Si Dao”, the word “Bu” relates to the orderly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as a form of “announcement”. “Bie Shu” describes the method of document relay within a county as well as the transmiss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across multiple counties.

Keywords: Ting Zhu Mou, Ting Mou Cao, Zai Su, Shu Su, Li Pu, Bu, Bie Shu

借助新出里耶秦簡與嶽麓秦簡，我們可以對一些秦文字資料進行重新解讀。最近重讀里耶秦簡，我們發現過去對「廷主某」與「廷某曹」、「載粟」、「吏僕」、「新武陵布四道」與「別書」的理解存在疑問。故此通過里耶秦簡與嶽麓秦簡的互證方法，我們嘗試對這些簡文提出一些新的解讀意見。

一 「廷主某」與「廷某曹」

里耶秦簡出現的「廷主某」與「廷某曹」用語如下：

廷主戶（8-266、8-1142、8-1752¹、9-501²）

廷戶曹（8-1072、8-1489³、9-441⁴）

廷主倉（8-1498⁵、9-2159⁶）

廷倉曹（8-1288⁷、9-2120⁸）

廷主吏（8-1758）⁹

廷吏曹（9-1498）¹⁰

過去多認為里耶秦簡「廷主某」與「廷某曹」的含義相同，其實在有些情況下兩者存有差異。通過仔細辨析簡文，我們發現「廷主某」是指某官府機構中事務的主要負責人，「廷某曹」則指某曹的機構，兩者還是有所不同。如里耶秦簡記載：

卅五年正月庚寅朔癸巳，遷陵主守府廼卅□（8-259+8-1229）¹¹

遷陵主簿（簿）發洞庭（8-303）

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5、283、387。

²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45。

³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273、338。

⁴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125。

⁵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39。

⁶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426。

⁷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07。

⁸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422。

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87。

¹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319。

¹¹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八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6033.html>，發表日期：2013年5月17日）指出：「『守府』後一字，原釋文作『廼』。《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改釋作『旦』。今按：字當是『廼』，此從原釋文。」

廷主簿（簿）☐（8-1110）

廷主課發（8-2198）¹²

☐年主課（9-3277）

遷陵主符發，☐

以郵行，洞庭。☐（9-163）¹³

丞主移捕罪人及徙故囚符左四。符到為報，署主符、令若丞發。它如律令，敢告主。內官丞印行事。（8-462+8-685）¹⁴

其中「主守府」「主簿（簿）」「主課」「主符」是與上文「廷主某」相同或相似的表達形式。可以確定的是，「主守府」、「主簿」、「主課」、「主符」均非屬縣列曹機構，只是某官府機構中事務的主要負責人。此外，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縣下屬官機構也出現「主某」情況，如下簡記載：

貳春鄉主鬚發（8-1548）¹⁵

司空主器發（16-1163）¹⁶

報署主責發（9-1至9-12）

卅一年二月癸未朔己醜，啟陵鄉守尚敢言之：尚部啟陵鄉官及邑中，鄉行官事，稟吏卒、徒隸及日食者，毋監令史。謁遣令史監，毋留當稟者。謁報，署主廕發。敢言之。（9-450）

庫主【兵】☐（9-2731）¹⁷

眾所周知，遷陵縣下屬官機構內並未設曹，「主鬚」、「主器」、「主責」、「主廕」、「主兵」等只是表示遷陵縣下屬官機構內具體事物的主要負責人。

從里耶秦簡所見「廷某曹」的文例來看，「某曹」理解為一種官府機構，或更符合簡文原意。如下簡記載：

資中令史陽里鈞伐閱：

¹²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131、279、444。

¹³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566、79。

¹⁴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160。

¹⁵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55。

¹⁶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09。

¹⁷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1-19、126、519。

十一年九月隃為史。

為鄉史九歲一日。

為田部史四歲三月十一日。

為令史二月。(第一欄)

錢計。¹⁸

年卅六。(第二欄)

戶計。(第三欄)

可直司空曹。(第四欄)(8-269)¹⁹

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癸卯，戶曹令史韃疏書廿八年以

盡卅三年見戶數牘北(背)、移獄具集上，如請史書。／韃手。(8-487+8-2004正)

廿八年見百九十一戶。

廿九年見百六十六戶。

卅年見百五十五戶。

卅一年見百五十九戶。(第一欄)

卅二年見百六十一戶。

卅三年見百六十三戶。(第二欄) 8-2004背²⁰

以上簡文中「司空曹」與「戶曹」都是縣廷所屬之「曹」。簡8-269記載，資中縣令史「可直司空曹」，是指可以任職於「司空曹」。與此任職情況相似，簡8-487+8-2004中「戶曹」也有令史任職的記錄。這種任職情況說明，「司空曹」與「戶曹」都是一種官府機構，令史則是此官府機構的主要負責人²¹。可見，「廷某曹」是指一種機構，與作為主要負責人的「廷主某」還是存在區別。

綜上可見，「廷主某」是指縣廷中某機構事務的主要負責人，「廷某曹」是指縣廷的某曹機構，兩者的所指不同。

¹⁸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167)校訂：「『錢』，《里〔壹〕》、《校釋(一)》未釋，據圖版補釋」。

¹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125-126。

²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166。

²¹ 參見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83-87；土口史記：〈秦代の令史と曹〉，《東方學報》第90冊(2015年)，頁6-9；鄒水傑：《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2-146。

二 「載粟」

卅四年七月甲子朔癸酉，啟陵鄉守意敢言之：廷下倉守慶書言令佐贛載粟啟陵鄉。今已載粟六十二石，為付券一上。謁令倉守。敢言之。·七月甲子朔乙亥，遷陵守丞配告倉主：下券，以律令從事。／壬手。／七月乙亥旦，守府印行。(正)

七月乙亥旦，佐贛以來。²²／壬發。恬手。(背)(8-1525)²³

關於「廷下倉守慶書言令佐贛載粟啟陵鄉」，出現兩種理解：一是認為倉輸送糧食到啟陵鄉；²⁴二是認為啟陵鄉向倉或倉指定的地方輸送糧食。²⁵後一種理解為是。不過，後一種理解只是簡單地提出，並未進一步作出論證。可以肯定的是，正確理解「廷下倉守慶書言令佐贛載粟啟陵鄉」的關鍵是「載」的含義的解讀。首先，里耶秦簡所見表示「輸送物資」之義的詞語是「輸」，並非是「載」，如下簡記錄：

遷陵已計：卅四年餘見弩臂百六十九。

·凡百六十九。

出弩臂四輸益陽。

出弩臂三輸臨沅。

·凡出七。

今八月見弩臂百六十二。(8-151)²⁶

廿七年三月丙午朔己酉，庫後敢言之：兵當輸內史，在貳春□□□□五石一鈞七斤，度用船六丈以上者四艘（艘）。謁令司空遣吏、船徒取。敢言之。(正)

²²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174）校訂：「『佐贛』，《里〔壹〕》、《校釋（一）》未釋，據圖版補釋」。

²³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49。

²⁴ 參見王勇：〈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糧食支出機構的權責〉，《中國農史》2018年第4期，頁67；王四維：《秦遷陵縣糧倉設置體系探討——以出糧機構糧食來源問題為中心》，《中國農史》2021年第1期，頁75。

²⁵ 參見謝坤：〈出土簡牘所見秦代倉、廩的設置與管理〉，《中國農史》2019年第3期，頁54。

²⁶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91-92。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166）校訂：「八」為《里耶秦簡〔壹〕》釋文，馬怡《里耶秦簡選釋》改釋為「九」，《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從，從圖版看，「八」字無誤。

三月辛亥，遷陵守丞敦狐告司空主，以律令從事。／……昭行

三月己酉水下下九，佐趙以來。／鈛半。(背)(8-1510)²⁷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啟陵鄉趙敢言之：令令啟陵捕獻鳥，得明渠雌一。以鳥及書屬尉史文，令輸。文不冑(肯)受，即發鳥送書，削去其名，以予小史適。適弗敢受。即詈適。已有(又)道船中出操楫〈楫〉以走趙，隼詢詈趙。謁上獄治，當論論。敢言之。令史上見其詈趙。

七月乙卯，啟陵鄉趙敢言之：恐前書不到，寫上。敢言之。／貝手。

七月己未水下八刻，□□以來。／敬手。貝手。(背)(8-1562)²⁸

以上簡文所用「輸」字者，涉及輸送弩臂、兵器、鳥等物資，其中所見輸送機構均是在「輸」字之後。里耶秦簡同樣可見輸送糧食的簡文：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倉守敬敢言之：出西廩稻五十□石六斗少半斗輸；棗粟二石以稟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陽□□□□。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正)

【庚】申水十一刻刻下三，令走屈行。操手。(背)(8-1452)²⁹

□□沅陵輸遷陵粟二千石書。(8-1618)³⁰

及令它縣當輸粟遷陵□□□(12-1516)³¹

上面三簡均是輸送粟的記錄，8-1618與12-1516明確可見，「輸粟遷陵」是指輸送粟到遷陵縣，目的地遷陵縣在「輸」字之後。也就是說，里耶秦簡表示某地輸送粟到另一地，一般用語結構是：「某地『輸粟』另一地」。里耶秦簡所見「某地『載粟』另一地」肯定和「某地『輸粟』另一地」的意思不同，如下簡記錄：

人【段(假)校長】。□

二人求盜。□

²⁷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41。

²⁸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59-360。

²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30。謝坤《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9，發表日期：2016年12月28日）補釋「庚」。

³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69。

³¹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201。

二人門。☐

二人佐他人偕載粟沅☐（9-623）

☐人求盜。☐

三人門☐

二人與☐☐☐偕載粟沅陵五月☐

十人與佐畸偕載粟門淺四月☐☐（9-1479）³²

此兩簡均屬於遷陵縣「徒簿」的記錄。³³其中9-623號簡「載粟沅」後應是缺一個「陵」字。從上文8-1618號簡「☐☐沅陵輸遷陵粟二千石書」所見，沅陵縣向遷陵縣輸送粟「二千石」，「載粟沅陵」應與此有關。可以確定是，「載粟沅陵」不可能是遷陵縣輸送粟到沅陵縣，很可能是遷陵縣派人前往沅陵縣去運載粟。

其次，從上文8-1525號簡的邏輯關係來看，此簡大致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啟陵鄉守意向遷陵縣廷的申請文書；另一部分是遷陵縣守丞配的審批文書。簡文第一部分文書所見「廷下倉守慶書言」，說明在此啟陵鄉守意文書之前，倉守慶曾向縣廷呈報申請「載粟」的文書，遷陵縣廷可能是將此倉守慶的「載粟」文書一並下達給並要求啟陵鄉遵照執行。³⁴啟陵鄉執行倉守慶的「載粟」文書後，又向遷陵縣廷提出申請：「今已載粟六十二石，為付券一上。謁令倉守」，即說現今已經「載粟六十二石」，製作一份「付券」上報，請求轉達「倉守」。此「倉守」很可能是前文的「倉守慶」。簡文第二部分所見，遷陵縣守丞配告倉主：「下券」，即將此「付券」下達給了倉。其中「付券」一詞尤為需注意，「付」是出付的意思，「付券」是一種作為出付物資憑證的券書。此「付券」由啟陵鄉上報遷陵縣廷，並轉達給「倉守」，說明出付粟者是啟陵鄉，而非倉。

綜上可以確定，「廷下倉守慶書言令佐贛載粟啟陵鄉」是指啟陵鄉輸送糧食給倉。里耶秦簡所見，「某地『輸（物資）』另一地」，是指某地輸送物資到另一地；「某地『載（物資）』另一地」，往往指某地前往另一地運載物資。

³²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165、316。

³³ 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春龍執筆）：〈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120-121。

³⁴ 參見吳方基：〈秦代縣政務申請與審批機制——以里耶秦簡為考察中心〉，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92。

三 「吏僕」

□遷陵戍卒多為吏僕，吏僕□（8-106）

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甲□，……卻之：諸徒隸當為

吏僕養者皆屬倉……倉及卒長髡所

署倉，非弗智（知）毆，蓋……可（何）故不騰書？近所官互（恆）曰上真書。狀何……□□□□□□□（正）

後九月甲申旦食時……尚手。（背）（8-130+8-190+8-193）³⁵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禮謂遷陵丞：丞言徒隸不田，奏曰：司空厭等當坐，皆有它罪，8-755耐為司寇。有書，書壬手。令曰：吏僕、養、走、工、組織、守府門、斲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8-756四人。徒少及毋徒，薄（簿）移治虜御史，御史以均予。今遷陵廿五年為縣，廿九年田廿六年盡廿八年當田，司空厭等8-757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傳於奏。及蒼梧為郡九歲乃往歲田。厭失，當坐論，即8-758應（應）令及書所問且弗應（應）、弗應（應）而云當坐之狀何如？其謹案（案）致，更上奏央（決）。展薄（簿）留日。毋騰卻。它8-1564如前書律令。／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段（假）守繹追遷陵。／歇手。·以沅陽印行事。8-759³⁶

關於「吏僕」，大致有兩種解釋：一是《嶽麓書院藏秦簡（三）》在案例九《同、顯盜殺人案》注釋：「僕，侍從、供役使的人。《說文·人部》：『僕，給事也。』吏僕，官吏的侍從，是徒隸的服役內容之一。」³⁷《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對6-7號簡「敢言之：前日言當為徒隸買衣及予吏益僕」中「僕」的注釋是：「僕，僕人」³⁸。二是沈剛先生認為：「『吏僕』『吏養』相對稱，因此『吏僕』之僕，是一個專有名詞而非僕人的泛稱，養通常作為『炊事』解，那麼『僕』則同樣是一種雜役，最接近的解釋就是『趕車的人』。」³⁹前一種解釋更為恰當。下面進一步論證之。

³⁵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63、68。

³⁶ 參見宮宅潔：〈關於里耶秦簡⑧755-759簡與⑧1564簡的編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92#_ednref14，發表日期：2018年3月4日。

³⁷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頁182。

³⁸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20-21。

³⁹ 沈剛：〈秦簡中的「吏僕」與「吏養」〉，《人文雜誌》2016年第1期，頁73。

首先，關於「趕車的人」，秦簡所見有一個確定的稱謂是「司御」，並非「吏僕」。例如下簡記載：

· 令曰：諸乘傳、乘馬、傳（使）馬傳（使）及覆獄行縣官，留過十日者，皆勿食縣官，以其傳稟米，段（假）鬻甌炊之，**其【有】走**、僕、司御偕者，令自炊。其毋（無）走、僕、司御者，縣官段（假）人為炊而皆勿給薪采。它如前令。· 內史倉曹令第丙卅六（簡257-259）⁴⁰

· 田律曰：侍丞郵、門，期足以給乘傳晦行求燭者，郵具二席及斧、斤、鑿、錐、刀、釜、鬻，置梗（梗）井旁，吏有縣官事使而無僕者，郵為飭，有僕，段（假）之器，勿為飭，皆給水醬（漿）。（簡109-110）⁴¹

一郵郵十二室。長安廣郵廿四室，敬（警）事郵十八室。有物故、去，輒代者有其田宅。有息，戶勿減。令郵人行制書、急書，複，勿令為它事。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北地、上、隴西，卅裏一郵；地險陝不可置郵者，得進退就便處。郵各具席，設井磨。吏有縣官事而無僕者，郵為炊；有僕者，段（假）器，皆給水漿。（簡265-267）⁴²

上引《嶽麓書院藏秦簡（伍）》簡257-259所載「其【有】走、僕、司御偕者，令自炊。其毋（無）走、僕、司御者，縣官段（假）人為炊而皆勿給薪采」，在《嶽麓書院藏秦簡》簡109-110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265-267中也見類似記載。其中「走、僕」應是「吏走」、「吏僕」的省稱。如里耶秦簡10-1170號簡「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最」所見「小男三百卅人吏走」⁴³，此類「吏走」在其他里耶秦簡中常省稱之為「走」，如下面里耶秦簡記載：

廿八年六月己巳朔甲午，倉武敢言之：令史敞、彼死共走興。今彼死次不當得走，令史畸當得未有走。今令畸襲彼死處，與敞共走。倉已定籍。敢言之。（正）

六月乙未，水下六刻，佐尚以來。／朝半。□尚手。（背）（8-1490+8-1518）

⁴⁰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頁183。

⁴¹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頁104。

⁴² 彭浩、陳偉、王藤元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99。

⁴³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197-198。

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辛巳，遷陵丞昌謂倉嗇夫：令史言以辛巳視事，以律令假養，襲令史朝走啟。定其符。它如律令。(正)
後九月辛巳旦，守府快行。言手。(背)(8-1560)⁴⁴

其中「走」可以肯定是屬於「吏走」。同「走」的省稱情況相似，秦簡中「吏僕」也常省稱為「僕」。如下簡記載：

·倉律曰：毋以隸妾為吏僕、養、官【守】府，隸臣少，不足以給僕、養，以居貲責（債）給之；及且令以隸妾為吏僕、養、官守府，有隸臣，輒伐〈代〉之，倉廚守府如故。(簡165-166)⁴⁵

諸有貲贖責（債）者，訾之，能入者令入，貧弗能入，令居之。徒隸不足以給僕、養，以居資責（債）者給之，令出□，受錢毋過日八錢，過日八錢者，貲二甲，免。能入而弗令入，亦貲二甲，免。除居貲贖責（債）以為僕、養，令出僕入。(簡262-263)⁴⁶

·令曰：毋以隸妾及女子居貲贖者為吏僕、養、老、守府，及毋敢以女子為葆（保）庸，令炊養官府、寺舍，不從令，資二甲，廢。丞、令、令史、官嗇夫弗得，資二甲。·內史倉曹令弟（第）乙六（簡255-256）⁴⁷

上引《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伍）》中的簡文主要是關於規範「吏僕、養、官守府」等任職人員的法律。其中可見「吏僕、養」省稱為「僕、養」的現象。如上簡165-166中前文稱為「吏僕、養」，後文則省稱為「僕、養」。通過對比簡262-263中「徒隸不足以給僕、養，以居貲責（債）者給之」與簡165-166中「毋以隸妾為吏僕、養、官【守】府，隸臣少，不足以給僕、養，以居貲責（債）給之」，可見簡262-263中「僕、養」也是「吏僕、養」的省稱。

關於上引《嶽麓書院藏秦簡（伍）》簡257-259中的「司御」，整理者注釋：「司御，負責駕馭馬車者。」⁴⁸簡中「司御」與「走、僕」並列，同一列中不可能一起出現兩種「趕車的人」的稱謂，由此可以確定此「僕（吏僕）」不是「趕車人」。

⁴⁴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338、359。

⁴⁵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22-123。

⁴⁶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55。

⁴⁷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182。

⁴⁸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212。

其實，「吏僕」並不是與「吏養」相對稱，而是與「人僕」相對稱。如下簡記載：

司寇勿以為僕、養，守官府及除有為毆（也）。有上令除之，必復請之。徒隸毆（系）城旦舂、居貲贖責（債）而敢為人僕、養、守官府及視臣史事，若居隱除者，坐日六錢為盜。吏令者，耐。（簡271-273）⁴⁹

上簡271-273中出現「人僕、養」，正是與前文「吏僕、養」相對稱。相對於「吏僕、養」的官屬性質，「人僕、養」是指私家的僕、養。同「人僕、養」相類似，秦簡所見「人臣、人奴、人妾、人奴婢」等，如下簡記載：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辛酉，啟陵鄉趙敢言之：令曰二月壹上人臣治（笞）者名。·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正）

七月丙寅水下五刻，郵人敞以來。／敬半。貝手。（背）（8-767）

上人奴笞者，會七月廷。（8-1379）⁵⁰

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買（賣），把錢偕邦亡，出僇，得，論各可（何）毆（也）？當城旦黥之，各畀主。（簡5）⁵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者注釋曰：「人臣、人妾，私家的奴、婢。」⁵²上簡8-1379中「人奴」應該也是指「私家的奴」。「人奴婢」可見於嶽麓秦簡的記載：

一室二人以上居資贖責（債）莫視室者，出其一人，令更居之。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0173／269毆（繫）城旦舂者勿責衣食。其與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人奴婢毆（繫）城旦舂，資衣食縣官，日未〔備〕而死者，出其衣食。毆（繫）城旦舂食縣官當責者，石卅錢。（簡268-270）⁵³

·諸治從人者，具書未得者名族、年、長、物色、疵瑕，移謫縣道，縣道官謹以謫窮求，得輒以智巧籀（潛）訊。其所智（知）從人、從人屬、舍

⁴⁹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58。

⁵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221、318。

⁵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94。

⁵²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94。

⁵³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157。

人，未得而不在護中者，以益護求，皆捕論之。敢有挾舍匿者，皆與同罪。同居、室人、典老、伍人見其挾舍匿之，及雖弗見，人或告之而弗捕告，皆與挾舍匿者同罪。其弗見及人莫告，同居、室人，臯減焉一等。典老、伍人皆贖耐，挾舍匿者人奴婢毆（也），其主坐之如典老、伍人。（簡019-023）⁵⁴

其中「人奴婢」即指「私家的奴婢」，是相對於「官奴婢」而言。關於「官奴婢」，《嶽麓書院藏秦簡（伍）》有載：

· 從人之屬、□人或能拘（拘）捕，捕從人死臯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臯二人者，除其臯以為庶人。捕城旦舂、鬼薪白粲臯一人若遷（遷）耐臯二人，皆減其臯一等。謹布令，令黔首、吏、官徒隸、奴婢明智（知）之，毋巨（距）罪。· 十五（簡026-029）⁵⁵

其中「官徒隸、奴婢」應是「官徒隸」與「官奴婢」的合稱。據此，已有研究指出：「官徒又稱官徒隸或縣官徒隸，其與同在官府勞作的「官奴婢」有著明確區分。」⁵⁶

綜上所述，「吏僕」不可解釋為「趕車的人」，秦簡所見「趕車的人」有一個專門的稱謂是「司御」。「吏僕」應是相對於「人僕」而言的一種稱謂，本質上還是屬於「僕」的範疇，可以理解為官吏的僕人。

四 「新武陵布四道」與「別書」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洞庭段（假）守高謂縣丞：乾藿及菅茅善用毆（也）。且燒草矣，以書到時，令乘城卒及徒隸、居貲贖責（債）勉多取、積之，必各足給縣用復到乾草。唯毋乏。它如律令。新武陵布四道，以次傳，別書。書到相報，不報者追之。新【武陵】□書到，署廐曹。以洞庭發弩印行事。（正）

⁵⁴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45-46。

⁵⁵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47-48。

⁵⁶ 齊繼偉：〈秦代官徒調配問題初探〉，《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頁94。

五月乙酉，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官主：以律令從事。以次傳書，勿留。／夫手。即走辰行。

□□□□□□□□□□【報】西陽曰：書已到。／夫手。即司空史郤行。

五月甲申水下七刻，焦士五（伍）陽□鼠以來。／陽半。癱手。（背）（9-1861）⁵⁷

關於「新武陵布四道」，《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8號簡有一條相關記載：「有（又）且課縣官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⁵⁸對於「別書江陵布」，《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者注曰：「這一句是說本文書另錄一份，在江陵公布。」⁵⁹其實，簡中「布」並非「公布」的意思。

首先，「江陵布」與上簡9-1861「新武陵布」的表達格式一致，均是郡守向各屬縣下達文書的方式。里耶秦簡8-657號簡記載：「新武陵別四道，以次傳。別書寫上洞庭尉。」⁶⁰支強先生已指出，「別書」應與後文斷開，「別書寫上洞庭尉」應該斷讀為「別書，寫上洞庭尉」。⁶¹也就是說，上簡9-1861「新武陵布四道，以次傳，別書」和8-657號簡「新武陵別四道，以次傳，別書」⁶²的表達句式一致。「新武陵布四道」和「新武陵別四道」的意思應該相似。由於洞庭郡郡治在新武陵，⁶³「新武陵布四道」是指洞庭郡守在新武陵將其文書分「四道」依次傳遞下去。同「新武陵布」的情況類似，南郡郡治在江陵，⁶⁴「江陵布」應是指南郡郡守在江陵將其文書依次傳遞下去。

其次，從其他里耶秦簡所見文書「布」的情況，「布」也是「傳遞」的意思。如下兩簡記載：

卅五年十一月辛卯朔朔日，都鄉守擇敢言之：上十一月平賈（價），謁布鄉官。敢言之。／啟手。

⁵⁷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374。

⁵⁸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3。

⁵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5。

⁶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193。

⁶¹ 支強：《秦簡中所見的「別書」——讀里耶秦簡筭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5918.html>，發表日期：2012年9月10日。

⁶²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193。

⁶³ 參見鄭威：〈出土文獻所見秦洞庭郡新識〉，《考古》2016年第11期，頁85；熊永、李探探：〈假守異地文書行政與洞庭郡治〉，《考古》2022年第2期，頁111-117。

⁶⁴ 參見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396。

十一月辛卯朔己酉，遷陵守丞繹下尉、鄉官：以律令從事。以次傳，別書。／就手。／十一月己酉旦，守府印行尉。(正)

十一月辛卯，都鄉守擇與令史就雜取市賈（價）平。

秬米石廿五錢。

案（案）米石廿錢。

毋【賣】它物者。

十一號乙未旦，都鄉佐啟以來。／就發。(背)(9-1088+9-1090+9-1113)

謫曹謫書當布求之筭。卅年下到遷陵。(9-2326)⁶⁵

上簡9-1088+9-1090+9-1113中「謁布鄉官」，是指都鄉守擇請遷陵縣廷將其「上十一月平賈（價）」文書以「布」的方式下達「鄉官」，這種「布」的下達方式即是下文所見「遷陵守丞繹下尉、鄉官：以律令從事。以次傳，別書」。可見，這裡「布」是文書依次傳遞的意思，並非「公布」之義。

上簡9-2326中「謫書」是一種通緝文書，⁶⁶「求」即指通過「謫」通緝並追捕。對於逃亡者的通緝文書，秦代地方設置專門機構「謫曹」進行管理。⁶⁷這裡「布求」是否指將「謫書」公布於眾，以便通緝並追捕？里耶秦簡12-851號簡記載：「遷陵主謫發。洞庭。」⁶⁸9-1227號簡記載：「廷主謫發。」⁶⁹此均提到傳遞到遷陵縣廷的「謫書」由主要負責「謫書」者啟封，可見，「謫書」是以封印的形式傳遞，並非公布的形式流傳。又如9-2315號簡記載：

廿八年九月戊戌朔癸亥，貳春鄉守畸敢言之：廷下平春君居段舍人南昌平智大夫加謫書曰：各謙（廉）求其界中。得弗得，亟言，薄留日。今謙（廉）求弗得，為薄留一牒下。敢言之。(正)

九月丁卯旦，南里不更除魚以來。／徹半。壬手。(背)⁷⁰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整理者注曰：「平春君，封君名。居段，似是人

⁶⁵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253、473。

⁶⁶ 參見李洪財：〈秦簡牘「從人」考〉，《文物》2016年第12期，頁70。

⁶⁷ 參見何有祖：〈里耶秦簡「謫曹」、「謫書」解〉，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十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97。

⁶⁸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201。

⁶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280。

⁷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470。

名。」⁷¹「廷下平春君居段舍人南昌平智大夫加讒書」應是由縣外傳至遷陵縣廷，再由遷陵縣廷下達貳春鄉。「為簿留一牒」即是製作「一牒簿留」。此類「一牒簿留」可見下表：

表一 里耶秦簡所見回應「讒書」的「一牒簿留」簡⁷²

初到初受所及上年日月	官別留日數	傳留狀	簡號
廿八年四月庚辰到，壬午起	留二日	讒求☐	8-944+8-1646
☐寅起	一日	讒求而留	9-1564
【庚】辰到貳春鄉，壬午起	留二日	讒求☐留	9-1652+9-1996

通過里耶秦簡與嶽麓秦簡比較研究可以發現，關於制書、讒書等文書提出的徵詢、追捕等要求，地方官府應製作一牒「簿」進行回應，其上題寫三點內容：制書、讒書等文書的到達及停留後繼續傳送時間及其在本官府停留日數和停留情狀，這種「簿」主要與「留」緊密相關，又稱之為「簿留」。⁷³針對回應「讒書」的追捕要求而進行處理後製作的「一牒簿留」之上同樣應該題寫「讒書」到達貳春鄉的時間、「讒書」在本鄉停留的日數及其停留情狀。這些同樣印證「讒書」是封印的傳遞形式。因此，上文9-2326號簡中「布」並非「公布」的意思。

從上簡所見「卅年下到遷陵」「廷下平春君居段舍人南昌平智大夫加讒書」等來看，「下」一般指上級官府下行文書到下級官府，⁷⁴這裡「布」也是文書依次傳遞的意思。在字典中，「布」也見「流傳」之義，如《古漢語字典》解釋「布」：「流傳。蔡邕《姜伯淮碑》：德音外著，洪聲遠布。」⁷⁵《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解釋「布」：「傳播；流傳。〔明〕徐光啟《甘薯疏·序》：余不敢以麋鹿自封也，欲遍布之。」⁷⁶皆可對應這裡「布」的含義。

另外，關於「別書」的問題，支強先生認為在秦代公文傳遞過程中，「傳別書」是「傳」和「別書」兩個不同的程式，「別書」意指令縣道另行抄寫，是一

⁷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470。

⁷² 資料來源：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

⁷³ 參見吳方基：〈新出秦簡所見「簿留」考〉，《出土文獻》2020年第2期，頁87-92。

⁷⁴ 參見鄒水傑：〈里耶秦簡「敢告某主」文書格式再考〉，《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82。

⁷⁵ 上海辭書出版社語文辭書編纂中心編：《古漢語字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頁55。

⁷⁶ 商務國際辭書編輯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41。

個獨立的程式，應是文書下至縣後，在縣域內傳遞的一種方式。⁷⁷據上文可見，「別書」不僅是在縣域內傳遞的方式，也是跨縣傳遞的方式。如上文8-657號簡「新武陵別四道，以次傳」，其中「別四道」就是指「別書四道」。如下簡記載：

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尉別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啟陵、貳春，皆勿留脫，它如律令。(16-5)⁷⁸

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尉別書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啟陵、貳春，皆勿留脫，它如律令。(16-6)⁷⁹

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尉別書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啟陵、貳春，皆勿留脫。(9-2283)⁸⁰

上簡文本句式類似，內容均是遷陵縣丞要求縣尉、鄉、司空、倉等「聽書從事」並依次傳遞文書，依次傳遞的路線相同。16-5號簡中「尉別都鄉、司空」在16-6和9-2283號簡中寫為「尉別書都鄉、司空」，可見在文書傳遞中，「別」是「別書」的省稱。所以「新武陵別四道」說明「別書」可以跨縣傳遞。又9-2076號簡記載：

南陽守衍下縣：聽書從事，以律令道次傳，別書，都官、南陽尉、都吏□□縣及諸□在縣界中者各下之，鄧下南郡守。書到相報，宛、新野、比陽、陽成（城）、雒各言書到，署旁曹發。以郵行，它如律令、邯鄲書。⁸¹

其中南陽郡守應是「下」「邯鄲書」到各縣，要求各縣「聽書從事，以律令道次傳，別書」，可見此「邯鄲書」不可能以原件傳遞這麼多縣，多是通過另行抄寫（「別書」）傳遞才可實行。在秦公文流轉過程中，我們常見公文原件留底存檔，

⁷⁷ 支強：《秦簡中所見的「別書」——讀里耶秦簡筭記》。

⁷⁸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207。

⁷⁹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頁207-208。

⁸⁰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448。

⁸¹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頁414。

原件另行抄寫並以抄件傳遞的現象。⁸²因此可以理解，「別書」作為另行抄寫傳遞的方式，也可出現於公文跨縣傳遞的過程中。⁸³

五 結語

總之，通過里耶秦簡與嶽麓秦簡的相互印證，我們對里耶秦簡所見「廷主某」與「廷某曹」、「載粟」、「吏僕」、「新武陵布四道」與「別書」等詞語的含義提出新的解讀。

過去誤認為「廷主某」和「廷某曹」的意思等同，實際兩者存在區別。「廷主某」是指縣廷中某事務的主要負責人，「廷某曹」是指縣廷的某曹機構，兩者的所指不同。

里耶秦簡中「載粟」與「輸粟」的意思相對，「某地『載粟』另一地」，不是指某地運載粟到另一地，而是指某地前往另一地去運載粟。「某地『輸粟』另一地」，是指某地輸送物資到另一地的意思。

有研究認為里耶秦簡所見「吏僕」與「吏養」相對稱，當解釋為「趕車的人」。然嶽麓秦簡所見「吏僕」與「司御」並列，「司御」是「趕車的人」的專門稱謂，「吏僕」則另有所指。其實「吏僕」並非與「吏僕」相對稱，而是相對於「人僕」的一種稱謂，本質上還是屬於「僕」的範疇，可理解為官吏的僕人。

過去將睡虎地秦簡所見「別書江陵布」中「布」簡單解釋為「公布」，受此解釋的影響，里耶秦簡所見「新武陵布四道」中的「布」也被解釋為「公布」之義。從文書的運作情況來看，所謂「布」並非「公布」之義，是指文書依次傳遞的意思。過去認為「別書」僅是文書在縣域內傳遞的一種方式，實際在公文跨縣傳遞的過程中，也有發現「別書」的方式。

⁸² 參見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99-209。

⁸³ 參見趙炳清：〈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之考察——以里耶秦簡為中心〉，《史學月刊》2015年第4期，頁11。

參考文獻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
-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
-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 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語文辭書編纂中心編：《古漢語字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 商務國際辭書編輯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支強：《秦簡中所見的「別書」——讀里耶秦簡筭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5918.html>，發表日期：2012年9月10日。
-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八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6033.html>，發表日期：2013年5月17日。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春龍執筆）：〈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 鄒水傑：〈里耶秦簡「敢告某主」文書格式再考〉，《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 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趙炳清：〈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之考察——以里耶秦簡為中心〉，《史學月刊》2015年第4期。

- 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土口史記：〈秦代の令史と曹〉，《東方學報》第90冊，2015年。
- 沈 剛：〈秦簡中的「吏僕」與「吏養」〉，《人文雜誌》2016年第1期。
- 鄒水傑：〈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鄭 威：〈出土文獻所見秦洞庭郡新識〉，《考古》2016年第11期。
- 李洪財：〈秦簡牘「從人」考〉，《文物》2016年第12期。
- 謝 坤：〈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9，發表日期：2016年12月28日。
- 宮宅潔：〈關於里耶秦簡⑧755-759簡與⑧1564簡的編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92#_ednref14，發表日期：2018年3月4日。
- 王 勇：〈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糧食支出機構的權責〉，《中國農史》2018年第4期。
- 何有祖：〈里耶秦簡「謫曹」、「謫書」解〉，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十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 謝 坤：〈出土簡牘所見秦代倉、廩的設置與管理〉，《中國農史》2019年第3期。
- 吳方基：〈新出秦簡所見「薄留」考〉，《出土文獻》2020年第2期。
- 王四維：〈秦遷陵縣糧倉設置體系探討——以出糧機構糧食來源問題為中心〉，《中國農史》2021年第1期。
- 吳方基：〈秦代縣政務申請與審批機制——以里耶秦簡為考察中心〉，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
- 齊繼偉：〈秦代官徒調配問題初探〉，《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
- 熊 永、李探探：〈假守異地文書行政與洞庭郡治〉，《考古》2022年第2期。